

馬克思 恩格斯 列宁·斯大林

論 哲 学

下 册

馬克思 恩格斯 列宁 斯大林

論 哲 学

下 册

一九六二年七月

几 点 說 明

这份資料是为了給編写哲学教科书提供資料几天之內突击出来的，因为急需使用，我們沒有复查和修改，遺漏和不妥之处一定不少，仅供参考用。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

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

唯物主义教研室資料组

1960.4.2

目 录

第八章	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識	451
第九章	社会基本矛盾	501
第十章	階級斗争，国家与革命	527
第十一章	人民内部矛盾	603
第十二章	羣众、階級、政党和領袖	627
第十三章	唯物辯证的工作方法与工作作风	661

第八章 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

第一节 两种历史观

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
是统一不可分的整体

……相当长的时期以来，人们一直用迷信来说明历史，而我们现在是用历史来说明迷信。

（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 1956年 第1卷 第425页）

我们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然而这两方面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只要人们还生存下去，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互相制约着。自然史，即所谓自然科学，在这里与我们无关；而人类史则正是我们需要研究的，因为几乎一切思想体系都或者是对人类历史的歪曲的了解，或者是完全从它抽象出来的。思想体系本身只是它的一个方面。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思想体系”，1845—1846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3卷 俄文版 第16页）

先前的一切历史观不是完全忽视了历史的这一现实基础，就是把它看做与历史过程没有任何联系的附带因素。在这种观点下，历史总是应当遵照在它之外的某种尺度来编写；现实的生活生产被描述成史前的生活生产，而历史的东西则被视成是某种脱离日常生活的东西，某种处于世界之外，超乎世界之上的东西。这样就把人与自然界的关系从历史中排除出去了，因而造成了自然界和历史之间的对立。因此这种观点只能看见历史上的轰轰烈烈的政治事件和宗教的以及一般理论的斗争，而且在每次描述某一历史时代的时候，它都不得不承受这一时代的幻想。例如，假使某一时代以为，它是由纯粹“政治的”或“宗教的”动因来决定的，那末它的历史家就会接受这个意见，尽管“宗教”和“政治”只是时代的真正动因的形式。这些一定的人们关于自己的真正实践的“想象”“概念”变成一种支配和决定他们的实践的唯一决定作用和积极的力量。……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思想体系” 1845—1846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3卷 俄文版 第38页）

凡可以应用于现在被我们理解为历史发展过程和自然界的，同样也可以应用于社会历史的一切部门和所有研究人类（及神的）事物的各种科学。

恩格斯：“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1886年
人民出版社 1957年版 第36页

而自从历史也应用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解释的时候起，在这方面也就替唯物主义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

恩格斯：“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1886年
人民出版社 1957年版 第17页

马克思加深和发展了哲学唯物主义，使它成为完备的唯物主义哲学，把唯物主义对自然界的认识到对人类社会的认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思想中的最大成果。人们过去对于历史和政治所持的极其混乱和武断的见解，为一种极其完整严密的科学理论所代替，这种科学理论说明，由于生产力的发展，从一种社会生活结构中会发展出另一种更高级的结构，……

列宁：“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1913年，“列宁全集”第19卷 人民出版社 1959年版 第5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是从费尔巴哈那里产生出来的，是在与庸才们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自然他们所特别注意的是使唯物主义哲学臻于完善，也就是说，他们所特别注意的是唯物主义认识论，而是唯物主义历史观。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著作中特别强调的是辩证唯物主义，而不是辩证唯物主义，特别坚持的是历史唯物主义，而不是历史唯物主义。

列宁：“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 1908年
“列宁全集”第14卷 人民出版社 1957年版 第348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天才正是在于：他们在很长的差不多有半个世纪的时期内，发展了唯物主义，向前推进了哲学上的一个基本派别。他们不是踏步不前，只重复那些已经解决了的认识论问题，而是把同样的唯物主义彻底地贯彻（而且表明了应当如何贯彻）在社会科学的领域中，他们把胡言乱语、冠冕堂皇的谬论以及想在哲学上“发现”“新”路线和找出“新”方向等等的无数企图当作垃圾清除掉。

列宁：“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 1908年
“列宁全集”第14卷 人民出版社 1957年版 第355页

用唯物辩证法根本上改造全部政治经济学、把唯物辩证法应用于历史、自然科学、哲学以及工人阶级的政策和策略——这就是马克思恩格斯最为注意的事情，这就是他们做了最重要最新颖的贡献的地方，这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思想史上英明地迈进的一步。

列宁：“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 1913年

一般唯物主义认为客观真实的存在（物质）不依赖于人类的意识、感觉、经验等等。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存在不依赖于人类的社会意识。在这两种场合下，意识都不过是存在的反映，至多也只是存在的近似正确的（恰当的、十分确切的）反映。在这个由一整块钢铁铸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决不可去掉任何一个基本前提、任何一个重要部分，不然就会离开客观真理，就会落入资产阶级反动谬论的怀抱。

列宁：“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

“列宁全集”第14卷 人民出版社 1957年版 第344页

既然自然界、存在、物质世界是第一性的现象，而意识、思维是第二性的现象，从生的现象；既然物质世界是不依赖于人们意识而存在的客观现实，而意识是这客观现实的反映，那末由此就应得出结论：社会的物质生活，社会的存在，也是第一性的现象，而社会的精神生活是第二性的现象，从生的现象；社会的物质生活是不依赖于人们意志而存在的客观现实，而社会的精神生活是这客观现实的反映，存在的反映。

斯大林：“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1938年 人民出版社 1955

年版 第13页

历史唯物主义就是把辩证唯物主义原理推广去研究社会生活，把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应用于社会生活现象，应用于研究社会，应用于研究社会历史。

斯大林：“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 1938年 人民出版社

1955年版 第1页

历史唯物主义产生的前提条件

生产中经常不断的变革，一切社会关系的接连不断的震荡，恒久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各个时代的地方。一切陈旧生锈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见解和观点，都垮了；而一切新产生的关系，也都等不到固定下来就变为陈旧了。一切等级制的和停滞的东西都消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褻瀆了，于是人们最后也就只好用冷静的眼光来看待自己的生活处境和自己的相互关系了。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8年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 人民出版社 1958

年版 第469页

然而，随着工业的发展，无产阶级不仅人数增加了，而且它集合成为广大的群众了。它的力量日益增加，它自己也日益感到自己的力量。机器使各种劳动之间的差别越来越少，使工资几乎到处都降到同样低的水平，因而无产阶级的利益和生活条件也越来越趋于一致。资产者彼此间变本加厉的竞赛以及由此所引起的商业危机，使得工人们

的工资愈加摇摆不定；由于机器日益迅速的发展和继续不断的改良，使得无产者的生活地位越来越没有保障；个别工人同个别资产者之间的冲突愈益成为两个阶级之间的冲突。工人们开始成立反对资产者的同盟；他们一致起来保卫他们的工资。他们甚至建立了经常性的团体，以便一旦发生冲突时使自己有所保障。有些地方，斗争转变成为起义。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1848年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4卷

人民出版社 1958年版 第474—475页

可是随着欧洲以外的大陆的发现，从十五世纪中叶以来，资产阶级得到了一个更广大得多的通商地区，同时也就得到了发展自己工业的新刺激；在一些最重要的生产部门中，手工业被已具工厂性质的手工工场所排挤，而手工工场又被大工业所排挤，此种大工业是由于前一世纪的种种发明，特别是由于蒸汽机的发明才可能发展的。大工业又反过来影响于商业，排斥落后国家里的手工劳动，而在比较发达的国家里，建设起现代的新的交通工具——汽船、铁路和电报。这样，资产阶级日益把社会财富和社会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虽然它在长时期内还未能取得政权，政权还仍然操在贵族和靠贵族所支持的君主权力手里。但到了一定的发展阶段，——在法国是从大革命起——它把政权也夺取到了，于是它对于无产阶级与小农说来就成了统治阶级。从这个观点看来，——当然是在对于该阶段社会经济状况有充分认识的条件（而这都是我们历史专家们所完全没有的），——一切历史上的现象，都可以用最简单的方法来予以说明，而每一历史时期的人的观念和思想也是如此，可以简单地完全由这一时期的生活的经济以及由其所决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来说明。历史破天荒地被奠定在它的真正基础上；……

恩格斯：“卡尔·马克思” 1877年 “马克思恩格斯文选” 第2卷

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 1955年版 第162页

自从采用大工业的时候起，即至少从1815年签订欧洲和约的时候起，在英国，谁都知道，两个阶级，即占有土地的贵族(landed aristocracy)和资产阶级(middle class)夺取统治权的意向，曾经是该国全部政治斗争的重心。在法国，随着波旁王族的返国，同样的事实也使人们意识到了。复辟时期的历史家，从梯叶里到基佐，从米涅到梯也尔，都经常指出这一事实是理解中世纪以来法国历史的钥匙。而从1830年起，在这两个国家里，工人阶级即无产阶级，都被认为是为争取统治权而斗争的第三个战士。当时关系已经如此简单化，只有故意闭起眼睛的人们才看不见，这三大阶级的斗争和它们的利益冲突，是推动整个近代史、至少是上述两个最先进国家的近代史的动力。

恩格斯：“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1886年

人民出版社 1957年版 第40页

新的德意志哲学完成于黑格尔的哲学体系中，黑格尔的最大功绩是在于他第一次把

整个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都看作是一种过程——即永恒的运动、变化、转换和发展的过程，并且企图去揭示这些运动和发展的内在联系。(一)从这个观点看来，人类的历史巴经不再是无意义的暴力行为的杂乱的纠缠——这种暴力行为在当时已经成熟了的哲学理性的法庭之前是一概应受申斥的，是愈早能忘却愈好的——，而是人类本身发展的过程。而现在思维的任务，是在于从一切迷乱中追踪这一过程的依次发展的阶段，并在一切表面的偶然现象中证明出过程的内在规律性。

黑格尔的“体系”没有解决“它所提出的”这个任务，这对于我们在这儿是没有关系的。他的历史功绩是在于提出了这个任务。而这个任务永远不是个别的人所能解决的。虽然黑格尔——和圣西门一起——是当代最渊博的学者，可是无论如何他总是受限制的。第一，他为自己知识的不可避免的界限所限制；第二，为他那时代的知识和见解之范围与深度所限制。此外还得加上第三个原因，黑格尔是唯心主义者，就是说，在他看来，他的头脑里的思想不是现实事物和过程的多少抽象的反映，而是相反的，事物及其发展，在黑格尔看来，只是某种在世界产生以前就已存在于某个地方的“理念”所体现的映象。这样，一切都被颠倒过来了，世界现实的真实联系完全被曲解了。“所以”黑格尔虽然正确地天才地把握了现象的某些个别联系，可是由于上述原因，他的体系的详细部分，就有许多不能不是补缀的，文饰的，虚构的，一句话，是错误的。黑格尔的体系，作为体系说来，是一个巨大的流产，可是也是此类流产的最后一个。

〔一〕在“引论”的草稿中，关于黑格尔哲学是这样描述的：

“就哲学是超越一切其他科学的一门特殊科学来说，黑格尔体系乃是哲学的最后的最完成的形式。一切哲学都因这个体系而崩溃了。不过还留下了思维的辩证方法以及关于自然、历史和精神世界处在产生和消灭的不断过程中无止境地运动着和变化着的观念。不仅是哲学，而且是一切科学，现在都要在各自的特殊领域内去发现出这个不断的转变过程的运动规律。这就是黑格尔哲学留给它的继承者的遗产。”——俄文版编者注

恩格斯：“反社林论”1878年

人民出版社 1956年版 第22—23页

黑格尔……他是第一个想证明在历史中有一种发展、一种内在联系的人，不论在我们现在看来他的历史哲学中有许多东西是多么古怪，如果我们把他的前辈甚至把在他以后敢于对历史作总的考虑的人同他相比，他的基本观点之伟大，就是在今天都还值得惊异。在现象论中，在美学中，在历史哲学中，到处贯穿着这种伟大的历史观，材料到处是历史地、即放在与历史的一定联系中来处理的，虽然这个联系是抽象地歪曲了的。

这个划时代的历史观是新的唯物观点的直接的理论前提，……

(恩格斯：“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1859年

“政治经济学批判”附录二 人民出版社 1955年 第
179—180页)

……历史哲学，特别是以黑格尔为代表，承认历史人物所标榜的动机以及真实的动

机，都根本不是历史事变的最终原因，承认这些动机后面还有别的动力，而这种动力是应当加以研究的。但是历史哲学并不在历史本身中寻求这种动力；反而从外面，从哲学的思想体系里把这种动力输入到历史中去。

恩格斯：“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年

人民出版社 1957年版 第39页

领悟了那历史统治于德国的唯心主义是一种完全错误的思想，必然就要导向于唯物主义，但当然不是单纯地导向于十八世纪形而上学的、完全机械的唯物主义。跟从前那种本着幼稚革命精神单纯抛弃全部以往历史的观念相反，现代唯物主义认为历史是人类发展的过程，并且它的任务就在于发现这个过程的运动规律。在十八世纪的法国人那里，以至在黑格尔那里，都有这样一种关于自然的观念占统治，即认为自然界是一个不变的整体，它运行于有限的循环中，带有牛顿所说的永恒的天体以及林耐所说的不变的有机物形态；与这个自然观相反，现代唯物主义综合了自然科学方面的最新成就，依照这些成就说来，自然界也有其时间上的历史，各个天体也和所有那些在适宜条件下生长于各该天体上的有机体一样是有生有灭的；至于循环圈，既然一般可能存在，就具有无限止加大的宏伟规模。

在这两种场合，唯物主义都是本质上辩证的，并且再不需要有什么临驾于其他科学以上的哲学了。一旦对于每一单个部门科学都要求阐明它在事物以及关于事物的知识的总联系中的地位时，关于这总联系的任何特殊科学就变成多余的了。于是，在全部以前的哲学中还保持有独立意义的，就只有关于思维及其规律的学说——形式逻辑和辩证法。其他一切，都归属到关于自然和历史的实证科学中去了。

但是，如果说自然观方面的这种变革，只能随着研究工作提供出相当的实证性的认识材料而逐步实现的话，那末在更早得多以前就已经发生了许多历史事变，因而引起了历史观方面的彻底变革了。1831年在里昂发生了第一次工人起义；在1838年至1842年期间，第一次全国性的工人运动，即英国宪章派运动，达到了自己的最高点。一方面随着大工业的发展，另一方面随着资产阶级在不久以前获得的政治统治权的发展，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间的阶级斗争在欧洲各个最发达国家的历史中升到首要地位了。事实日益显然地证明出，资产阶级经济学关于劳资利益一致，关于自由竞争必将造成人民普遍协调和普遍福利的说法，原是完全虚伪的。对于这种事实，也如对于法英两国曾是这种事实的理论上的——虽然是极不完备的——表现的社会主义一样，已经是不能置之不理了。但是，旧的尚未完全排除掉的唯心史观根本不知道有什么基于物质利益的阶级斗争，并且一般就不知道有什么物质利益。生产和一切经济关系，只是当作“文化史”的次要因素才顺便提到过。

新的事实使人们对于全部以往的历史不能不作一番新的研究，于是就发现了，全部以往的历史，除原始状态之外，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并且这些互相斗争的社会阶级，在每一特定时期都是生产和交换关系的产物，一句话，都是自己时代的经济关系的产物；因而也就发现了，每一时代的社会经济结构形成现实的基础，而每一历史时期由法权制

度和政治制度以及宗教观念、哲学观念和其他观念所构成的全部上层建筑，归根到底都是应由这个基础来说明的。黑格尔把历史观从形而上学中解放了出来，使其变成辩证法的了，可是他的历史观本质上是唯心主义的。现在唯心主义从它的最后藏身所中，即从历史观中，被驱逐出来了；现在历史观成为唯物主义的了，从此已找出一个途径来用人们的存在说明他们的意识，而不是象以往那样用人们的意识说明他们的存在了。

所以社会主义现在已经不被看作是某个天才头脑的偶然发现，而被看作是两个在历史上产生的阶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间斗争的必然结果了。它的任务已经不是要构思出一个尽可能完善的社会制度，而是要研究必然产生出上述阶级及其相互斗争的历史经济过程，并在这一过程所造成的经济状况中找出解决冲突的手段了。可是以往的社会主义不能和这种唯物史观相容，正如法国唯物主义者的自然观不能和辩证法及现代自然科学相容一样。以往的社会主义虽也批判过现存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后果，但是它不能说明这个生产方式，因而也就不能对付这个生产方式，只能宣布它毫无用处。以往的社会主义愈是对这种生产方式下所必然发生的剥削工人阶级的现象表示愤激，则它愈是不能明白了解这种剥削的内容和来由。但是，任务却在于一方面要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它的历史联系中产生的必然性，以及它对于一定历史时期的必要性，从而说明它灭亡的必然性，另一方面要暴露这种生产方式内部至今尚未被揭发出来的性质。这点已因剩余价值的发现而作成了。业已证明，占取无偿劳动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对工人进行剥削的主要形式；即令资本家是按照劳动力作为商品在市场上所有的全部价值来购买工人的劳动力，他也总是从其中榨取得比他所付出的数目更多的价值；这种剩余价值归根到底就构成那在有产阶级手中积累为日益增加的资本量的价值总量。这样就说明了资本主义生产是怎样进行的以及资本本身是怎样生产出来的。

这两种伟大发现——唯物史观和通过剩余价值揭破资本主义生产秘密——都是应该归功于马克思的。由于有这些发现，社会主义已变成了科学，现在问题首先就是要进一步研究出这门科学的一切细目和相互联系。

（恩格斯：“社会主义由空想发展为科学”，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选”，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55年 中文版 第2卷 第134—136页）

这一据我看来对于历史学应该有如达尔文学说对于生物学那样重大贡献的思想，我们两人早在1845年前几年就已经逐渐地接近到了。

恩格斯：“1888年英文版序言”

“共产党宣言” 人民出版社 1959年版 第11页

历史唯物主义是无产阶级的科学理论

正如经济学家是资产阶级的学术代表一样，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是无产阶级的理论家。在无产阶级尚未发展到足以确立为一个阶级，因而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

尚未带政治性以前，在生产力在资产阶级本身的怀抱里尚未发展到足以使人看到解放无产阶级和建立新社会必备的物质条件以前，这些理论家不过是一些空想主义者，他们为了满足被压迫阶级的需求，想出各种各样的体系并且力求探寻一种革新的科学。但是随着历史的演进以及无产阶级斗争的日益明显。他们在自己头脑里找寻科学真理的做法便成为多余的了；他们只要注意眼前发生的事情，并且有意识地把这些事情表达出来就行了。当他们还在探寻科学和只是创立体系的时候，当他们的斗争才开始的时候，他们认为贫困不过是贫困，他们看不出它能够推翻旧社会的革命的破坏的一面。但是一旦看到这一面，这个由历史运动产生并且充分自觉地参与历史运动的科学就不再是空论，而是革命的科学了。

马克思：“哲学的贫困”，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人民出版社 1958年版 第4卷 第157—158页

德国人爱好理论的兴趣，现在只是在工人阶级中间还继续活着，没有衰退。在这里，不论用什么手段也不能把它消灭掉。在这里，没有任何升官发财的思想，没有任何期待上峰开恩庇护的念头。反之，科学愈是表现得勇敢和坚决，它就愈加符合于工人阶级的利益和向往。新的学派在劳动发展史中找到了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钥匙，自始就主要地是面向工人阶级的，并且受到了工人阶级方面的同情，这种同情它从官方科学是寻找不到也期望不到的。德国的工人运动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继承人。

恩格斯：“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1886年

人民出版社 1957年版 第49页

这些教授们虽然在化学、历史、物理学等专门领域内能够写出极有价值的作品。可是一旦谈到哲学问题的时候，他们中间任何一个人所说的任何一句话都不可相信。为什么呢？其原因正如政治经济学教授虽然在实际材料的专门研究方面能够写出极有价值的作品，可是一旦说到政治经济学的一般理论时，他们中间任何一个人所说的任何一句话都不可相信一样。因为在现代社会中，政治经济学正象认识论一样，是一门有党性的科学。总而言之，经济学教授们不过是资产阶级手下的有学问的帮办；而哲学教授们不过是神学家手下的有学问的帮办。

列宁：“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 1908年

“列宁全集” 第14卷

人民出版社 1957年版 第362页

客观主义者谈论现有历史过程的必然性；唯物主义者则是确切地肯定现有社会经济形态和它所产生的对抗关系。客观主义者证明现有一系列事实的必然性时，总是不自觉地站到为这些事实做辩护的立场上；唯物主义者则是揭露阶级矛盾，从而确定自己的立场。客观主义者谈论“不可克服的历史趋势”；唯物主义者则是谈论那个“支配”当前经济制度、造成其他阶级的某种反抗形式的阶级。可见一方面，唯物主义者运用自己的

客观主义比客观主义者更彻底,更深刻,更全面。他不仅指出过程的必然性,并且阐明正是什么样的社会经济形态提供这一过程的内容,正是什么样的阶级决定这种必然性。例如现在,唯物主义者不会满足于肯定“不可克服的历史趋势”,而会指出存在着一定的阶级,这些阶级决定着当前制度的内容,使得生产者不自己起来斗争就不可能有出路。另一方面,唯物主义本身包含有所谓党性,要求在对事变做任何估计时都必须直率而公开地站到一定社会集团的立场上。

列宁:“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1894—1895年

“列宁全集”第一卷

人民出版社 1955年版 第378—379页

历史唯物主义创立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在马克思使自己的名字永垂于科学史上的许多重要发现中,我们在这里可以只谈两点。

第一点就是他在全部世界历史观中所实现的变革。所有以前的对于历史的见解,都以下述观念为基础,即一切历史变动的的原因,归根到底,应当从变动着的人们的思想中去寻求,并且在一切历史变动中,最重要的、决定全部历史的是政治变动。可是,人的思想究竟是从哪儿来的,而政治变动的推动因素又是什么——关于这点,甚至没有人想到过。只有在法国历史家和部分英国历史家的新学派中,才产生了一种信念,认为欧洲历史的推动力——至少从中世纪起——是新兴资产阶级反对封建贵族争取社会和政治统治权而进行的斗争。而马克思则证明了,人类全部过去的历史,乃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在一切不同的和复杂的政治斗争中,中心问题始终是社会的这些或那些阶级争取社会上政治上的统治,始终是旧的阶级要保持统治,而新兴的阶级要获取统治。可是,这些阶级是由于什么而产生和存在的呢?是由于每次所存在的物质的、纯粹实际可以感觉得到的条件,即在各该时代社会借以生产和交换必要生活资料的那些条件。……

从这个观点看来,——当然是在对于该阶段社会经济状况有充分认识的条件(而这却是我们历史专家们所完全没有的),——一切历史上的现象,都可以用最简单的方法来予以说明,而每一历史时期的人的观念和思想也是如此,可以简单地完全由这一时期的生活的经济条件以及由其所决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来说明。历史破天荒第一次被奠定在它的真正基础之上了;一个十分明显而先前一直被人忽略的事实,即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就是说首先必须劳动,而后才能争取统治权,从事政治、宗教和哲学等等,——这一明显的事实历史上应有的权位终于被承认了。

这种新的历史观,对于社会主义的世界观是有极为重要的意义的。它证明了,全部历史至今都是在阶级对抗和阶级斗争中发展着的,一向存在有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而人类的大多数则一向注定要从事坚苦的劳动和过悲惨的生活。为什么会这样呢?这只是因为人类发展的以前一切阶段上,生产还是如此不发达,以至历史的发展只能在这种对抗形式中进行,历史的进步整个说来只是委诸极少数

特权者的活动；而广大群众则必得为自己获取菲薄的生活资料，另外还必须为特权者经常增殖财富。这种历史观自然而合理地解释了以往所存在的阶级统治，不然这种阶级统治就只能由人的恶意来说明，可是这同一个历史观还使我们得到这样一种信念，即由于现在生产力的巨大发展，把人类分成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的最后根据，至少在最先进的国家里已经消失了；统治的大资产阶级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它不但不能再领导社会，而且甚至变成了生产继续发展的障碍，如商业危机——尤其是最近的工业大危机——和各国工业萧条情况就证明了这点；历史的领导权现在已转到无产阶级手中，已转到这个由于它的社会地位的一切条件，只有用完全消灭任何阶级统治，任何奴役和任何剥削的方法才能解放自己的阶级手中；已经发展到资产阶级不能控制的程度的社会生产力，仅仅在等待联合起来的无产阶级去掌握它，并建立这样一种制度，使社会的每一成员不仅有可能参加生产，而且有可能参加社会财富的分配和管理，并经过全部生产的有计划的组织，使社会生产力及其所制成的产品增加到能够保证每个人一切合理需求都得到日益满足的程度。

马克思的第二个重要发现，就在于彻底弄清了资本和劳动间的关系，换句话说，就在于揭露了在现代社会内，在现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怎样发生着资本家对于工人的剥削。自从政治经济学提出了劳动是一切财富和一切价值的源泉这个原理以后，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个问题：雇佣工人不是领到由他的劳动所生产的全部价值量而必得把价值的一部分交给资本家的情况，怎么能和这一原理相容呢？不论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或是社会主义者都企图给这问题以一个有科学根据的答复，但都徒劳无功，直到最后才由马克思作出了解答。他的解答如下：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以两个社会阶级的存在为前提，一方面是占有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资本家阶级，另一方面是没有这一切而仅有一种商品即劳动力可以出卖的无产阶级；而他们是不得不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以获取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但是商品价值取决于物化在商品生产中，从而物化在商品再生产中的社会必需劳动量；所以，一个平常人在一天、一月或一年中劳动力的价值，是由一天、一月或一年中维持这一劳动力所必需的生活资料数量里面所物化的劳动量来决定的。……这样，为资本家服役的工人，不仅再生产着他那由资本家付酬的劳动力的价值，而且此外还生产剩余价值。这剩余价值首先被资本家所占有，然后按照一定的经济法则分配于整个资本家阶级之中，组成为地租、利润、资本积累所由产生的那个源泉，即组成为各个不劳动者阶级所消费或积蓄的那一切财富。因此也就证明了，现代资本家，也象奴隶主或剥削农奴劳动的封建主一样，是靠占有他人无偿劳动发财致富的，并且所有这些剥削形态彼此不同的地方只在于占有这种无偿劳动的方式有所不同罢了。但是，这样一来，仿佛现代社会制度里统治着公道和正义、权利义务平等和利益普遍协调一类有产阶级的虚伪空话，就失去了最后的根据，于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就象以前的各社会一样被揭穿了；它也是一个绝大多数人被微不足道的并且不断缩减的少数人剥削的庞大机构。

现代即科学社会主义就是奠立在这两个重要根据上。……

恩格斯：“卡尔·马克思”，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选”，莫斯科外国

这两个伟大的发现——唯物史观及揭露资本主义生产秘密的剩余价值，我们应归功于马克思。由于这些发现，社会主义变成了科学，而现在事情首先是在于把它的细目“及其相互联系”进一步加以发展。

恩格斯：“反杜林论” 1878年

人民出版社 1956年版 第26—27页

正如达尔文发现生物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发现了直到最近还被思想体的积淀所遮盖的一个简单的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而后才能从事于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所达到的经济发展的一定程度，形成一个基础，人们的国家组织、法律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便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因此也就必须由这一基础来加以说明，而不是象先前那样作得相反。

而且不止于此。马克思还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由其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运动规律。从剩余价值发现时起，这方面的情形立即明朗起来了，而先前无论是资产阶级经济学者或社会主义批评家所作的一切研究，却都是在黑暗中徘徊摸索。

对于一个人的一生说来，有这样两种发现就已很够了。

恩格斯：“马克思墓前演说” 1883年

“马克思恩格斯文选”第二卷 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

1955年版 166页

……马克思的历史观在历史领域给了哲学以致命的打击，正如对自然界方面的辩证法观点使一切自然哲学都成为无用的和不可能的一样。现今无论在哪方面的任务，都不是从头脑中想出联系，而是从事实本身中去发见这种联系，这样，已从自然界和历史中被驱逐出去的哲学，就只保留有一个纯粹思想的领域，而仅仅为：关于思维过程本身的法则的科学，即逻辑学与辩证法。

恩格斯：“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人民出版社 1955年 第68页

下面这个原理，不只对于经济学、而且对于一切历史的科学（凡不是自然科学的一切科学都是历史性的）都是一个起革命作用的发现：“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决定着社会生活，政治生活以及一般精神生活的过程”，在历史中出现的一切社会关系和国家关系，一切宗教制度和法律制度，一切理论观点，只有了解了与它们相应的每个时代的物质生活条件，把它们从这些物质条件中引伸出来的时候，才能了解。“并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恰巧相反，正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这个原理这样简单，在沒有给唯心主义的欺骗迷住的人看来，是当然的道理。但是，这个事实，却不

仅对于理论、而且对于实践也是最革命的结论。“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便和它们向来在其中发展的那些现存生产关系，或不过是现存生产关系在法律上的表现的财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发展的形式变成了束缚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时代就来到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于是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中也就或迟或速地发生变革。……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这里所说的对抗，不是指个人的对抗，而是指那从个人的社会生活条件中生长出来的一种对抗；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母胎中发展起来的生产力同时就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由此可见，把我们的唯物主义论点进一步发展而把它应用于现代的时候，一个伟大的、在一切时代中最伟大的革命远景就展开在我们的面前。

恩格斯：“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1859年

“政治经济学批判”附录二

人民出版社 1955年版 第176页

一般说来，对于德国许多青年作家“唯物主义的”这个形容词不过是一个套语，他们用这个套语去处理各种事物，再也不花什么气力去作进一步研究，也就是说，他们一把这个标签贴上去，就以为一切都解决了。然而，我们的历史观首先是个进行研究的指南，而不是一种用以按黑格尔学派方式构造体系的手段。全部历史都应该开始重新研究。首先必须详细研究各种社会形态的生存条件，然后才可试图从这些条件中找出相应的政治、私法、美学、哲学、宗教等等的观点。在这方面，至今都还很少作出什么东西，因为还很少有人认真作过这点。在这方面，我们需要很大的帮助，这领域极为广大，谁肯认真地工作，谁就能有很多的创造、获得卓著的成绩。但是，在许多年青一代的德国人那里，却不是这样，他们只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套语（一切都可能变成套语）来把自己相当贫乏的历史知识（须知，经济史还只在襁褓之中呵！）尽速构成系统，而后自豪地欣赏自己的功业。……

恩格斯：“致康·施米特”，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选”莫斯科外国

文书籍出版局 1955年 第2卷 第487—488页

马克思在这方面的伟大成就在于他摈弃了所有这些关于一般社会和一般进步的议论，而对一种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一种进步（资本主义进步）做了科学的分析。

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 1894年

“列宁全集”第一卷 人民出版社 1955年版 第125页

达尔文推翻了那种把动植物种看做彼此毫无联系的、偶然的、“神造的”不变的东西的观点，第一次把生物学放在完全科学的基础上，确定了物种的变异性和承续性，同样，马克思也推翻了那种把社会看做可按长官的意志（或者说按社会意志和政府的意志，都是一样）随便改变的、偶然产生和变化的、机械的个人结合体的观点，第一次把

社会学置于科学的基础上，确定了社会经济形态是一定生产关系的总和，确定了这种形态的发展是自然历史过程。

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

1894年

“列宁全集”第一卷 人民出版社 1955年版第122页

马克思以前的“社会学”和历史学，至多是搜集了片断的未加分析的事实，描述了历史过程的个别方面，马克思主义则指出了对各种社会经济形态的产生、发展和衰落过程进行全面而周密的研究的途径，它考察了一切矛盾趋向的总和，并把这些趋向归结为可以确切判明的社会各阶级的生活和生产条件，排除了人们选择某一“主导”思想或解释这个思想时所抱的主观态度和武断态度，揭示了物质生产力的状况是所有一切思想和各种趋向的根源。

列宁：“卡尔·马克思”1914年

“列宁全集”第21卷 第39页

人民出版社 1959年版

显而易见，马克思关于社会经济形态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的基本思想，是在根本上摧毁这种妄想以社会学自命的幼稚道德的。马克思究竟怎样得出这个基本思想呢？他所用的方法就是从社会生活的各种领域中划分出经济领域来，从一切社会关系中划分出生产关系来，并把它当做决定其余一切关系的基本的原始的关系。

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

1894年

“列宁全集”第一卷 人民出版社 1955年 第117—118页

在此以前，社会学家不善于往下探究象生产关系这样简单和这样原始的关系，而径直着手探讨和研究政治法律形式，一碰到这些形式是由当时人类某种思想产生的事实就停留下来；结果似乎社会关系是由人们自觉地建立起来的。但这个充分表现于《Contrat Social》20的思想（这种思想的痕迹在一切空想社会主义学说中都表现得十分明显）中的结论是和一切历史观察完全矛盾的。社会成员把他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关系的总和看做一个由某种原则所贯穿的一定的完整的東西，——这是从来没有过而且现在也没有的事；恰恰相反，大众是不自觉地适应于这些关系的，而且根本不了解这些关系是特殊的历史的社会关系，例如人们千百年来生活于其中的交换关系，只是在最近才得到了解释。唯物主义继续深入分析，发现了人的这些社会思想本身的起源，也就消除了这个矛盾；因此，只有关于思想的进程取决于事物的进程的唯物主义结论，才是唯一可与科学的心理学相容的结论。其次，从另一方面说，这个假设第一次把社会学提到了科学的水平。在此以前，社会学家总是难于分清错综复杂的社会现象中的主要现象和次要现象（这就是社会学中的主观主义的根源），不能找到这种划分的客观标准。唯物主